

新
生

十八家佳作集

張天翼等著

新生



啟明書局印行

八〇家佳作集序

施若霖

近幾年來的中國社會正在很激急地變動着，牠比以前更轉化得厲害；半殖民地國家的一切情形真是非常錯綜，外來的和內在的矛盾一起在交會着，牠應該往那裏走呢？牠要努力地掙扎着，擺脫眼前的慘酷的命運，而大眾的行進也是適應着歷史的階段有着正確的路線。這裏，作爲記錄這個偉大的過程的自有一「歷史」來担当任務，然而橫剖面的更清晰而凸出的一切的現象，大眾的動態，特殊階層的特性，魔鬼的壓迫與掙笑，奴隸的呼號和吶喊，中間者的悲哀及頹喪……這些在一刹那的場合要給誰來保留呢？無疑地是文藝。

文藝作家們在他們底筆下是刻劃了一切，這正是歷史的豐富的產物。茅盾說：「文藝作家研究觀察的對象當然是社會現象，這和社會科學家是相同的；不過社會科學家把那些現象比較分析，達到了結論，文藝作家們都是從活生生的人身上——從他們互相的關係上，看出了某種現象，用藝術手段來說明牠，如果作家有的是正確的眼光，深入的眼光，則他雖不作結論而結論自在其中了。這就是現實主義的傑作常常是社會科學家研究時的好資料。」

中國的文藝作家們已開始擔負起他們底偉大的任務來了，他們說明了半殖民地上一切複雜的社會現象，給予一個很正確的解答。他們說現階段是黑暗的世界，一切都在痛苦之中，但目今正是「子夜」光明的明天就要來的，它會給人們消除了黑暗；他們指出了一羣的戰士在努力在堅毅地奮鬥着，創造民族的解放，他們更判決了魔鬼最後的淪落，結果牠是毀滅。

有些人喊：現在中國的文藝作家們的努力總還不夠，爲什麼偉大的作品依舊沒有產生呢？不容否認，中國偉大的作品是在產生中，在這劃時代的轉動期裏，不易寫出是事實；在血的交流中燦爛的花自然不會很快地開放，但這血正是培養

的最好的肥料，若干時期以後交流的故道中一定有着奇花異葩，會結出最碩大的文藝之果來。尼羅河的泛濫正是文化發揚的基礎，克羅斯達的呼喊正是新的開展的先聲。在這裏，我們雖然沒有鴻篇鉅製，卻有「子夜」「八月的鄉村」「日出」等等的里程碑了；然而在這過程中也有好些細小的指路牌放在各處，這些雖然不能與碑碣同論，卻無疑地也可以表示這路徑的趨向，不過它們是太瑣碎了，散漫了，有時人家走過去很多會忽略它們底存在和作用的。那末收集這些東西也可以算是一種紀念罷。

因此不憚煩地收集了一百個的短篇結成了集子，用來紀念最近七年——一九三五年抗戰發動後的事物的片斷。當然滄海遺珠在所不免，這是在於編者底能力了。

我們在這抗戰前後八〇家佳作集中可以看到驅米至徵兵，委員雖是中國底殘留的惡勢力在作祟，然而經過了火併以後，不用說包身工的契約要廢除了，妻的新生活和新生一樣是一種中間層，渣滓可是差半車麥，稻和苟同志一班人不是在清償下產生出來的，固然在現在還有特別勳章之流，可也要請他們到第七個坑裏去。

在這裏所要聲明的，因為「孤島」特殊的環境關係，有許多好文章竟不能插進去，真是遺憾得很，但大家是會感到這種編輯上的困難的。

我們編輯這部抗戰前後八〇家佳作集的方法：首先是按照作家來分別次序，在之間顧到時間的先後，質量的平均；同時各文的先後內容是被連繫着的，務使把握住氛圍氣，讀者因之不會有一種不調和的異樣的感覺，間也有把性質相同的分開一些的那是爲了特殊的關係。

這因爲要顧到時間的先後，所以我們沒有門戶之見，祇要好，雖然無名作家也不顧，當然也不知什麼必須標榜名作家而把無名的放棄了。

編輯最近一年的創作（有一些並不是小說）爲了材料搜集上困難的關係的確費了很大的努力的。以前在廣州漢口和現在在長沙重慶出版的刊物總算大部分是找到了，主要的如文藝陣地自由中國烽火文藝文藝七月戰地以及孤島上的發行的文藝半月刊文藝新潮等雜誌在裏面很仔細的選了許多不過遺漏的作品總還不少。

這裏還等待讀者們嚴格的批評和指正。

新 生

八〇家佳集三

目 次

劈刺·····	(二四七)	萬迪鶴
逃荒·····	(二五六)	艾蕪
八百勇士·····	(二七五)	艾蕪
趙先生想不通·····	(二八〇)	茅盾
擬「浪花」·····	(二八八)	茅盾
出走以後·····	(二九五)	張天翼
貝鬍子·····	(三一—)	張天翼
新生·····	(三二三)	張天翼
一個小浪花·····	(三四七)	葉紹鈞
打遞解·····	(三五三)	白塵

十七 劈刺

萬迪鶴

整齊武裝的命令傳過。

接着從右鄰兵又傳過來：

連長命令：上刺刀——準備衝鋒！

他照樣把命令傳給左鄰兵去。低下頭來，把鎗靠在壕溝的內壁上，用兩手到腰間去拔出自己的刺刀來，然後對着鎗尖輕悄悄地旋上去。

壕溝裏的生活是異樣的：聞得到死人的尸臭，和自己拉的糞腥乾的氣息。一陣陣的和風吹過來，夾着土氣，日腥氣，血的穢氣。這些氣味，混合起來，直刺進人的嗅覺裏，逼得人要嘔吐，却又嘔吐不得。這三天幸得還是停戰日期，大家都算是在休息期間。不過天氣太熱，太陽像火樣硬烤在人們身上，就是不做事的人，也一樣滿臉是油，滿身是汗；有時候爲了自己安全之計，也還是要爬住牆壁，伸出頭去偵察敵人的行動。——伸出頭去又立即縮回來，過一會又要伸出去看看。這種活動，單調的，沈悶的，簡直像一些打落在陷坑裏的烏龜。

這壕溝裏的一羣，他們的眼睛皮都是要睜不睜的。三分鐘打一個呵欠，但也並不一定是想要睡覺。罵人也不生興趣。即使笑也懶於把嘴巴張開。沒有一件事情使人起勁，都是乏味的，都是乾燥的。壕溝裏的生活把他們弄得非常疲乏了；可是這個命令一下來，在他們身上又注射了一股新的力量：上陣衝鋒，這是一個非常的消息。

他上好了刺刀，用袖頭包住大拇指，按在刺刀上面拂拭，那刺刀早就擦亮了，亮得同新的一樣放光。他心裏正在想許多的事情，手裏一上一下的拂拭着，一個不會留意，那刀尖便滑得從西面射過來的日光裏，像火花一般刺了他的眼睛。於是

他連忙將它隱蔽起來，向官長那邊投了一瞥；幸喜得官長們不會瞧見，他就下警告似地自言自語的說了一句：

「奶奶的敵人瞧見了，了得！」

說這話的老總名叫李更生，他當兵的資格已經相當的老。他是一個很適宜於當兵也很會喫苦的漢子，有一身強健的肌肉，骨格也很粗大，全連之中，他要算長得最強壯的一個。他之所以跑來當兵，也像許多當兵的人一樣，並不是生來就是壞種，而是由於貧窮。他的臉孔，很有自己的特色：兩腮突出，嘴唇厚大，好像打腫了的鼻梁下塌，鼻孔朝外。八字眉毛，生得非常零亂。從那充血的眼睛裏，微露着當兵人粗野的氣質。五年以前，他還是一個農家的兒子，母親老早就死了的，喫了鴉片煙的父親，什麼事也不做，只是時時露出污黑的牙齒，捲曲着焦黃的指節，在他頭上的挖栗鑿出他那懷才不遇的神氣。只有一個叔父，種了人家幾畝田，兼種自己家裏一點旱地，來養活一家三口。他從小還在私塾裏念過兩年書，到長大了他便做了叔父的一個有力的幫手。

五年以前他是做夢也沒有算就要來當丘八的。

可是多少年來的農村，老是在災荒和困厄中掙扎。臨到這一年的又是一個空前的大水患，水掃蕩了全村，衝洗了他的產業。父親淹死了，叔父望着父親飄去的尸身，一面站在屋頂上對着已經爬上救生船的他揮手：

「更生呀！更生呀！我們幾世幾代是住在這裏的。水退了再回來呀！水退了——」

他坐在船頭上，也「叔父」「叔父」的叫着，就這樣地離開了自己的故鄉。

流浪着：一天復一天，一個月再一個月，一個城鎮又一個鄉村。他拍賣自己的勞力，他從不存絲毫的奢望；只要得十個銅板一天的工資，他便滿足了……但是到了連這樣廉價地出賣勞力也尋不到主顧的時候，他便只有沿門乞討來維持自己的生存。這樣的生活，他過了不只一天，到後來總算叫他找到了一條去路：他換上了一身灰布軍裝，有九塊大洋一月，替人家背了一枝鎗。

而現在他在士兵當中要算一個出色的人物：

他上過五六次火線，戰爭的經驗，十分充足，身軀結實，品行端正，能毅忍苦耐勞。他在士兵當中，其所以要算一個出色人物的，這是第一。

實彈射擊的時候，臨到了他上場，他的子彈十顆總有八九顆可以打中目的。放鎗的姿勢，也很合乎步兵操典裏的要求。教別人看了，自然心服。他在士兵當中其所以要算一個出色人物的，這是第二。

這些優點，好像上天賜給他的一樣，把他弄得十分像樣。但是這些都還不能算他最出色的本領，他最出色的要算刺鎗的技術了。他因為奮力過人，動作敏捷，刺鎗比賽的時候，曾經一連殺敗了三個頑強的敵手，他得到營副賞給他的銅質獎章一枚。這個獎章，有銅板那麼大小，也很美觀。他總忘記不掉他去接獎章的時候，他真歡喜得雙手發顫。他自從得了一個獎章之後，他受官長們誇獎，被同事們羨慕。這是他從軍史上最光榮的一頁。他把這光榮的獎章，很結實地繫在自己的袴帶上，讓他搖搖擺擺地，一有空，他便伸了手去摸弄。

不過，他這個人也並不算淺薄。他雖然得過獎章，心裏歡喜，但是他並沒有就此滿足，他常常想：

「我不能老是這樣，我有一身本領，我要升一級，管帶個弟兄，我把自己的本領教他們。我幾時能升一級呢？我幾時能當一個班長就好！」

他這樣地自己問自己，老是被一些幻想糾纏着。他希望自己先當一個班長，顯顯自己帶兵的本領，然後再一級一級地升上去，他希望自己有一天榮歸故里，拜見叔父。

戰爭和死亡，現在在他看來是毫不可怕的，殺人流血，他只當那是些家常便飯。在戰壕裏，他常常指了對面的敵人大聲叫罵：

「喂！對面那個烏龜頭，不要動——呸！」

說着便是「拍勒」一鎗。

但是他手上的鎗，那準心尖也並不會真個對準那烏龜腦殼，他總是把準心尖向上或者偏向兩旁，只要對方肯把頭往溝裏一縮，那生命便再也安全不過。

他爲什麼要這樣呢？

這個理由也非常之簡單，因爲他所需要的是升一級，當一個班長。他所需要的，並不是對面敵人的生命。他早就看得清楚的：站在對面的那些敵人，那個伸出來的烏龜腦殼，不獨同樣和自己是血肉有肉的人類，而且他也是和自己有同樣命運的窮人呢。只要不損害自己的生命和利益，他是決不去損害對方的生命的。所以在別一個哨線上，他把自己的子彈塞進泥土裏，然後故意地竄了一身污泥回去，表明自己的勞績的時候，也會有過。

然而今天的形勢却完全兩樣：

衝鋒，那是一個刀與刀搏，肉和肉拚的勾當；機關鎗架在自己後面督促着，自己得拿好上了刺刀的鎗，衝向前去；那一面的人，也都拿了武器在等你。這是一個險惡的形勢，當不得兒戲的。在這樣的形勢之下，要說李更生完全「視死如歸」也是有假，因爲他也是一個血肉之軀，一個有生命的人，終究是不免有那樣的一刹那的，所以當他聽見了準備衝鋒的一瞬間，他渾身也起了一回寒顫。

「我今年——」

他想到自己的年齡了；他還沒有帶過兵。他還沒有討老婆。他還沒有榮歸故里，拜見叔父。他還有許許多多的事不會做。『我呀——』

他這樣自語着，輪起指頭來計算了。同自己來當兵的年月。又輪起指頭來算了一回自己的年齡；好像對於自己的生命，起了一種憐惜。

不過這種憐惜也是多餘的。

他是一個小兵，殺人便是他的天職。九塊錢一月。雖然還是欠餉，但他自身具有獲得這九塊錢一月的價值的，便是拿了一枝鎗和「敵人」拚命。替別人殺人。在目前只有一個單純的事實等着他去執行：那就是馬上衝鋒命令一來，他就得不顧一切挺身向前，一刀子去結果自己的對方，或是讓對方的刀子戳進自己的肚皮裏，這是一個事實，而且馬上就要實現，而且李更生也是非常清楚的。

「我不殺人，人就殺我！」

他這樣自語着，一種非常的情緒在他腦子裏攪動起來了。這時，這腦子裏的那種複雜矛盾的境況，別人是無法理解的，所容易使人理解的，就是於這一瞬間，他完全變了一個人，由於一種不得不然的自私，將他從普通的人性變為獸性。

但覺得——自己應該把那些對自己不吉利的思想都排除掉。他應該毫不躊躇地建立一種自信。他的體幹是結實的，氣力是強大的，劈刺的技藝是熟練的，他佔有這許多優越的條件，也應該肯定這回被殺的決不是自己，而是對方。他應該叫別人死在自己的刀尖上。

「擦啦！」

他口裏叫了這一句，同時用雙手做了一個劈刺的姿式：這個姿式和他的情緒是一致的：緊張而有力。他心裏有一種聲音在很堅決地叫道：

「我要殺人！我要殺人！」

這時候，他腦子裏完全給這個念頭膠住了。並且他覺得他有了這個念頭，那是十分正確的：他是一個起碼的人類，他也有人類的同情，可是在衝鋒陷陣的戰場上，不必要殺人，那纔是一種合理的衝動。

「擦啦！」

他口裏叫了一聲，又做了一個劈刺的姿勢。

他完全是給流血的意識所迷糊了。他大大地睜開那一對眼睛，那充血的眼睛，望着擦亮了刺刀，漸漸地，他的視覺有點朦朧了。

他彷彿已經用這個刺刀做了自己所應做的工作，他已經宰殺了自己的敵人；在衝鋒號急促的聲中，他浮了過去，踏過死亡，「擦啦」一聲，正中要害，敵人攤下去了。

他彷彿看見對方的血肉模糊了自己的鎗尖，模糊了他的雙手；他也不去洗一洗手，就這樣去站隊，好叫別人看看他的成績。

他彷彿聽見了官長喊「敵人消滅橫隊集合」的口令了。於是大家集合，他也站到隊伍裏去，許多弟兄都向他看，他不做聲。只是喘氣，別人一看就曉得他非常賣力。

他彷彿聽見連長站在隊伍前面大聲地說：「咳！我們打了勝仗。這一次，李更生到底不錯！」於是連長的目光在他身上掃，他這時候，身上就像着了電樣。

他彷彿看見連長和連附聚在一堆去私自商議了一回，這商議的內容，就是有兩個班長去了缺，有一個要由李更生補充。

他彷彿自己看見這一次的光榮了，這光榮是超過獲得銅牌子以上的光榮，那鮮血淋漓的鎗尖，便是他在這一次戰爭裏最光榮的標記。他背了這枝帶血的鎗，一面回連去休息，一面唱軍歌。

他彷彿自己看見真正升了班長了，於是門份子啦，請客啦，喝酒猜拳啦，很多的老總都跟在後面「李班長 李班長」地叫，都來巴結他。

他彷彿自己升一級又升一級了，他真的做了官，他請了假回家去一趟，看見自己的叔父還在種田，便對叔父說：「叔父！

你再只要坐好了享福，我做了官！」於是很多鄉下人都圍攏來問他做了什麼官，他便告訴他們，他們都嚇了一跳。有的伸舌頭……

他想到這裏，心裏非常高興，面上有很多的笑意，嘴巴微微張開，他自言自語地說道：「我上陣去殺殺！」他一面說，一面下意識地伸了一隻左手去摸弄自己袴帶上的銅牌子，

「擦啦！」

他很興奮地喊了一聲，同時又做了一個劈刺的姿勢。

衝鋒的命令還沒有下來，他的一隻腳早就伸進踏垛裏去了。他耐心地期待着。這時候，他臉上的汗水流成兩條泥溝。眼光鈍滯，情緒緊張，眉毛吊起，兩頰微動，下巴骨顯然地是在使勁。那個相貌變得十分兇惡。

戰場上的一切都是寂靜的，對面敵人壕溝裏也沒有聲息。有太陽，也有風，然而眼前的世界是分外的模糊；只有愁和恐懼的空氣，佈滿了大地，這景象落在人們的意識圈裏反而愈是分明：死亡在向活人招手。

他期待着。

突然，連長那沙啞的嗓音，透過了長空的寂靜：

「衝鋒——前進——」

於是他的橫身好像有一種特殊的力鑽進去了似地，立刻產生了一種飛躍奔騰的力量；他一步就跨出了壕溝，抖一抖精神，夾在隊伍的行列中，衝了過去。

喊殺聲吞沒了一切，響激了雲霄。

他猛力地向前衝進，那雙腿已經不是李更生自己的了。

那對方，他們的「敵人」正在遵守三天停戰的協議，這個襲擊，太出乎意料之外了；已經來不及抵抗的這一羣，各人只

顧拖了自己的鎗，沒命地跑。但是李更生也很快就越過了對方的戰壕，跟在那些敵人屁股後面追趕，跑得飛快；他是太興奮了，這時候就是有命令停止追擊，那也制止他的兩腿不住。

在蒼茫的暮色中，他正尋好了一個對象，跟在後面追趕，這個敵人，從後影看起來，他是那樣的瘦削：頸項長長的。兩條腿像兩隻拐棍，跑像彈琵琶似地正和一個驚鷺差不多。他的兩腿，動得並不怎樣快，好像他的跑，只是一種對當前事件的敷衍和應酬，而並不抱有什麼目的——如像求得生命安全的目的。

李更生看了這個好笑的敵人，心裏想：

「咳！我要結果他，費不了我兩個銅板的氣力！」

五十米達了。一百米達了。半里路了。越過平原又是旱地。踏過了棉花地又是荒山。這個同驚鷺一樣的敵人漸漸地跑得格外不起勁了，後來，他真的支持不住，他就停止在一個墳坡上，回過身來：

「老鄉可憐我又老了，我病了三天，饒了我一條命吧！」

那敵人屈了一條腿，預備跪下去。

但是在這個時候，這個可憐的哀求也無法喚起他的同情，他是太興奮了，正和一個得了狂症的人差不多，他沒有聽見老頭子所說的是什麼，他也不要去聽，他沒有真正地睜開眼睛，他也不需要看，而且，即使他看見了那可憐的神色，聽見了那哀求的聲音，他也不會被他感動；在戰場上，人類的同情是不存在的。人類的同情早從他身上消失了。他這時候，只有一個單純的衝動：他要殺人在他的意識裏，這被他所追趕的人，並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東西，是一個用作他劈刺而存在的對象。

「宰了他！不要放他走！」

好像有一個東西在自己後面下令，他已經下了最後的決心：他要結果這個敵人，擦啦！一刀子戳進這敵人胃囊裏去。殺人，這在戰場上是一種合理的行爲。

他在敵人的前面，右腿向前，膝頭凸出，成九十度的直角，左腿向後，腿彎彎直。他用平時劈刺熟練的手法，將刺刀的刀鋒向上。右手捏住表尺的前端，左手捏住機鈕的後面，雙手使勁地向前一送。

「不是我就是你！」他大聲地對他的敵人說。

擦——

刺刀從敵人的小肚直劈進那瘦的胃囊裏。

他睜着那佈滿了血絲的眼睛，看牢他的敵人，像一匹肥貓看牢一個待死的老鼠。

（水星一卷二期）

十八 逃荒

艾蕪

大家急向河溝奔去，路上漫是的泥灰，踩得飛騰起來，直像風在吹捲灰色的烟霧一樣。

吳鴨子咳嗽一下，吐出一口滿含泥沙的濃痰，便咕噥地罵了一句什麼，就跳下田，避着泥灰走路。另外的人也跟着學他的樣子，田裏插的禾苗，尚未開始發育的，就早枯萎了，腐草似的攤倒着，足一踩就爛了，泥土硬僵僵的，開着縱橫無數的裂縫，好像大地受不住太陽的煎熬，張開嘴巴在喘氣似的小足的女人一個不留心，就給咬住了，很不容易拔出來。

河溝一帶的棲木樹，楊柳樹，麻柳樹，以及泡東樹等等，在這夏天時節應該是綠蔭濃密的，現却連葉子也沒有，全是光禿禿的。枝子則現出折斷的痕跡，破殘不堪。皮已刮去了，樹身顏色灰白，黑黃，害病似的，極其難看。打頭走的李燈竿，因為是桿長，才有這麼一個渾名的，憑藉天然的幫助，首先走到，拭一把漬在眉毛眼皮上的汗水，仔細看清了這情形，先就歇了，再跑過溝邊去看，溝底也起着裂縫，而且比田裏的還要寬些。裸露出的石頭，一個一個，正發着頹敗的白色。便踢踢的一下子坐了下去，去依靠着樹身喘氣，一面拿手板做扇子搗了兩搗，覺得手腕也沒氣力，就讓牠驢了下去。午後的太陽，沒遮攔地射下，光輝過份的耀眼，便閉着眼睛休息，汗水在臉頰上螞蟥似的爬着，也並不想拿手去拭，這彷彿一抬手就有些斤兩墜在腕上似的。汗流進嘴角，拿乾燥的舌頭一舐，味道鹹鹹的，到不覺得髒，只是勾起了可怕的飢餓。背靠的樹身和坐着的溝岸，都晒得發燙了，使他忍受不住。他便勉強掙扎起來，一壁拿手揉揉燙痛的臀部，一壁向着跑來的人些，毛焦火辣地罵道：

「還跑來撈球呀！連一口尿水都沒有！」

雖是這麼嚇着，但他還是尾着擠下溝去了。這與其說是他忽然想到溝裏面，或者還可以找着什麼止渴的東西，這麼有點起來，到不如說是幾乎毫沒希望，只是看見別人爭先恐後爬下去，那種一路來就表現着的求生氣概，將他習慣地惹得

十分興奮的原故。何況他自己，一向又是個不甘落後的腳色呢？

溝坎空虛的地方，便把上頭長的樹枝，漏出鬚根來。有人就搶着去扯，不管三七二十一，便連皮帶土，塞進嘴巴亂嚼。郭喙棒扯着一根，並不就吃，却舉起來，像要打牛一般揮舞着，另一隻手則在掀攘別人，說不清語似的，沙着喉嚨急嚷道：

「就吃了麼——人家後來的吃哪？——你們着把規矩興壞的！」

所謂規矩，便是尋得食物大家均分，這些逃荒者原無如此興法，只因爲了草根樹皮，親戚、家門、鄰居從前好過來的，這時竟彼此打得頭破血流。過後想起，大家覺得實在不對，況且一路荒無人煙，災區綿延數百里，團練煞是必要，起初由二三明理的帶頭倡議，試辦之後，大家還能相安無事，從此便在各人心裏生下了根。郭喙棒這人，乃是說一是一，說二是二的，更加認爲天經地義，兼之傭工出身，他的祖上，即在小旱年程，也帶他出去逃過荒的。他明白人在他鄉須要大夥兒成羣結隊，地方當局害怕擾亂，才肯出款周濟。若只二三人，就在鬧熱城市倒斃，也沒人肯管的。因此，一路上他最熱心，生怕別人犯規弄得互相吵鬧，以至一鬨而散。別的人呢，看他如是認真，也就差不多把他當成規矩本身了。

其次，李燈竿也是頂熱心那規矩的，只要郭喙棒在督責別人，一定可以看見他在那裏幫腔附和，而且嚷得比任何哪一個，都要高聲些。但這是他好強逞能，喜歡熱鬧的表現，實際上，並非像郭喙棒似的，明白得那麼深切，奉行得那麼堅定。因之下壩以來到了最飢餓的今天，他也禁止不住自己了。看見別人在扯來吃，只是一面嚷道：「呵呵，原來有這個麼？」就一面擠攏去搶，手還沒伸到，便給別人碰開。到底由於手長，終於抓到一小條，也等不及剝去皮，就連忙塞進嘴去嚼。這比乾牛筋還難吃，哪裏咬得動呢？但他是咬着咬破了，也沒有汗水，但他還是咬着。

腿子短的吳鴨子，扶着棲木樹身，拿手揩揩額上的汗水和泥灰，首先看見溝底比別人高一個頭的李燈竿，正歪嘴拉筋的，吃着什麼，便咂一下發燥的嘴唇皮，尖聲吵鬧起來：

「好哩，好哩，你們看見了嘛，往天還好意思說別人，辰臉，成蕭何哩，敗蕭何！」

隨後到的人呢，揉揉泥灰迷濛的眼睛，看了看，搖着枯草蓬蓬的腦袋，便偏偏倒地坐了下去，彷彿連說話的氣力也沒有了。最後走到的人太婆婆些，張着嘴喘了一會氣，才聽清楚了，大家都不依規矩，只是誰搶得着誰就得吃，便都忍不住叫苦起來。有的還竭力壓仰着悲哀，扁起嘴問道：

「問問看，鄧喙棒李燈竿他們，就不管事了麼？」

「眼睛瞎哩，還問他們，就是他們帶的頭呀！」

吳鴨子，像在罵他們似的，這麼罵了一句，便拿手朝額上抓把汗，朝地上一揮，接着氣狠狠地爬下溝去。別的男子些，息了一下，也立即趕下溝底。

依着樹身坐的張土保並不爬起來，只看看周遭乾噁的人們，發着嘶啞的聲音說道：

「哭個球呀，我早明白，哪一個是好東西……一個個都靠不住呀……看吧，等不久，人吃人，就要來的……你們只以為白河鎮那邊才有麼？」

隨即，不看任何人，張着落腔的眼睛，向遼遠處望去。枯黃的原野，橫臥着幾條矮矮的土埂子，沒有一點青綠，赤裸裸地攤在天底下，正給焦辣辣的陽光烘烘着，彷彿煎在鍋裏的麵餅，快要煎糊了一般。前幾天走在山裏面，大家總以為嶺那面是好的，即使不是黃豆玉麥包，長得滿地都是，也應該草裏面睡着蠻大的冬瓜和南瓜。雖然事實上，翻一個坡，就失望一次，但峯嶺遮掩的那邊，無論如何是孕育着新的希望的。但現在一望都沒攔攔的了，什麼都空擽擽的，沙漠一樣，一路飢渴求生的人們，到此誰還不啜泣起來呢？然而，這在看清楚了張土保也沒啥子悲哀。大的慘痛都經過了，這算什麼？他自己原是有着廣大的山地的。白雲粉的八字牆，籠頭作脊的瓦屋。廊下的烏鴉畫眉鳥，每天一早便在籠裏跳上跳下地唱。林園裏的李子杏子，這時一開後園，就看見紅的黃的，圓滾滾掛在枝頭。災荒一到，這一切的平安和歡樂，都變成了留不住的東西。老母弱妻，幼兒又都一個個在流離的道上拖死了。（只剩一個十五六歲的妹子）那種倒在路邊鼻子眼睛爬滿蒼蠅的悽慘情形，無時無刻